

鲁迅编辑版画丛刊

# 引玉集

刘运峰  
校订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鲁迅编辑版画丛刊

# 引玉集

刘运峰 校订

南开大学出版社

天 津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引玉集 / 刘运峰校订. —天津: 南开大学出版社,  
2017.1

(鲁迅编辑版画丛刊)

ISBN 978-7-310-05290-5

I. ①引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版画—作品集—苏联  
IV. ①J2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11794 号

**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**

**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**

**出版人:刘立松**

地址: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:300071

营销部电话:(022)23508339 23500755

营销部传真:(022)23508542 邮购部电话:(022)60266518

南开大学出版社天猫旗舰店:<https://nkdxpbs.tmall.com/>

\*

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\*

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285×210 毫米 16 开本 9.25 印张 4 插页 53 千字

定价:108.00 元
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,电话:(022)23507125

## 鲁迅先生和《引玉集》

刘运峰

《引玉集》是鲁迅编选的一部苏联版画家的作品集。

鲁迅对于苏联版画的收集和介绍，始于1930年编辑《新俄画选》之时。这本被列为《艺苑朝华》第一期第五辑的画集，收录了苏联版画家的作品12幅。这些作品，都是从其他出版物上复制下来的，因非据原版拓印，效果并不十分理想。

1931年，鲁迅开始有意识地收藏苏联的版画，这和他的青年朋友曹靖华有关。

这一年，鲁迅因为校改曹靖华所译绥拉菲摩维支的长篇小说《铁流》，偶然在《版画》杂志上看到了载有毕斯凯来夫为这本小说做的插图，大感兴趣。此时的鲁迅，正在竭力倡导中国新兴的现代版画运动，也想向众多的青年版画家介绍苏联的版画，便多次写信给正在苏联工作的曹靖华，委托他代为寻购。“《铁流》木刻的图，如可得，亦希设法购寄。”（1931年2月24日信）“木刻既不能得，当将先前见寄之信片上之图印入。”（1931年6月13日信）“书中有插画四张，三色版之作者像及《铁流》图一张，地图一张，比之书局所印的营利之品，较为认真，也比德日译本为完备。《毁灭》则正要开印，除加上原本所有之画外，亦有三

色版作者像一张，但出版也要在十一月。”（1931年10月27日信）  
“我想这一笔款，我力能设法，分两次寄去，兄只要买图画书五六十芦寄我作为还的就好了。”（1932年1月8日信）

对于苏联版画家的劳动，鲁迅是非常尊重的，他特意问曹靖华如何支付报酬，曹靖华的回答是，在苏联，尽管原拓版画的价格不菲，但他们并不取酬，只希望获得一些宣纸就可以了。因为苏联的版画家们认为，拓印版画效果最好的就是中国的宣纸。为此，鲁迅特地选购了不少种类的宣纸以及日本的“西之内”“鸟之子”等高级的纸张，寄给曹靖华转给苏联的版画家们。

为了搜集苏联版画家的作品，鲁迅不仅花费了大量精力，而且还受到了不少刁难。比如在1932年6月24日致曹靖华的信中就提到：“邮局中也常有古怪脾气的人，看见‘俄国’两个字就恨恨，先前已曾碰过几个钉子，这回将小卷（引者按：指分作200小张的宣纸）去寄，他不相信是纸，拆开来看，果然是纸，本该不成问题了，但他拆的时候，故意（！）将包纸拆得粉碎，使我不能再包起来，只得拿回家。但包好了再去寄，不是又可以玩这一手的么？”在信中，鲁迅对曹靖华说已经收到魏列斯基的石印《文学家像》及安娜·奥斯特罗乌莫娃·列别杰娃的《画集》，但《康宁珂夫画集》尚未收到，请曹靖华去列宁格勒的邮局查询。鲁迅还提到：“至今为止，收到的木刻之中，共有五家，其中的 Favorsky 和 Pavlinov 是在日本文的书上提起过了的，说 F. 氏是苏联插画家的第一个。但不知这几位以外，还有木刻家否？其作品可以弄到否？用何方法交换，希兄便中留心探访为托。”鲁迅仍念念不忘那本《康宁珂夫画集》，在1932年7月5日致曹靖华的信中又说：“《康宁珂夫画集》及木刻十



二张，至今没有收到，离开那三包寄到之日，已一个多月了，托人到上海邮政总局去查，也并无此书搁置，然则一定搁置或失落在别处了。请兄向列京邮局一查，因为倘若任其遗失，是很可惜的。”

一方面不能及时收到版画家的作品，另一方面宣纸也不能顺利寄到，鲁迅时常处于这种两难的境地。1932年9月11日，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：“纸张尚无结果，真令人发愁。我共寄了两大包，今日从日本又寄出两包(共二百张，总在六百启罗以上)，都是很好的纸，而寄发也很费事。”终于，在11月14日，鲁迅收到了曹靖华寄来的苏联木刻家传略和一些木刻作品，在回信中询问：“取了这许多作品，对于作者，不知应否有所报酬，希示知，以便计划。”在11月25日的信中又说：“至于得到的木刻，我日日在想翻印，现在要踌躇一下的，只是经济问题，但即使此后窘迫，则少印几张就是，总之是一定要介绍。所以可否请兄就写信到那边去调查一点，简略的就好，那么，来回约两个月，明年二月便可付印了。关于 Kravtchenko 的，记得兄前寄我的 *Graphika* 里有一点，或者可以摘译。”

对于附有插图的文学作品，鲁迅也是格外留心，尽力去搜集。1933年2月9日，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说：“前回曾发一信(忘记月日)，托兄再买别德纳衣诗(骂托罗茨基的)之有图者一本，又《文学家像》第一本(第二本我已有)一本，未知已收到否，能得否？”鲁迅对于这些版画作品评价甚高，认为“中国及日本，皆少见此种木刻也”。

据鲁迅的日记，从1931年12月8日到1933年11月14日，鲁迅通过曹靖华收集到了苏联版画114幅(其中《铁流》有四幅图重出)。

在搜集过程中，鲁迅还经历了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的炮

火。所幸的是，这些版画完整无缺，未遭劫难。随着作品的增多，鲁迅所想到的是：“但这些作品在我的手里，又仿佛是一副重担。我常常想：这一种原版的木刻画，至有一百余幅之多，在中国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了，而但秘之篋中，岂不辜负了作者的好意？况且一部分已经散亡，一部分几遭兵火，而现在的人生，又无定到不及薤上露，万一相偕湮灭，在我，是觉得比失了生命还可惜的。”因此，鲁迅决定将一些作品编辑成书，意在“传给青年艺术学徒和版画的爱好者”。

1934年初，鲁迅从中选出59幅作品，编成了《引玉集》，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。

该书以陈节(瞿秋白)摘译苏联楷戈达耶夫(A. D. Chegodaev)《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》作为代序，鲁迅作后记，其中说：“我在这三年中，居然陆续得到这许多苏联艺术家的木刻，真是连自己也没有预先想到的。”

在后记中，鲁迅收入了通过曹靖华请部分版画家写的自传，还从《苏联小百科全书》中的相关词条补充了法复尔斯基的传略，以便于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版画家的生平。

由于书中的版画作品都是鲁迅用中国的宣纸换来的，鲁迅取“抛砖引玉”之意，将其命名为《引玉集》。

《引玉集》收录密德罗辛作品3幅，克拉甫兼珂作品1幅，毕斯凯来夫作品9幅，法复尔斯基作品8幅，保夫理诺夫作品1幅，冈察罗夫作品7幅，毕珂夫作品6幅，莫察罗夫作品2幅，希仁斯基作品4幅，亚历克舍夫作品14幅，波查日斯基作品4幅。在书的版权页上，鲁迅写下了如下的文字：“一九三四年三月，三闲书屋据作者手拓原本，用珂罗



版翻造三百部，内五十部为纪念本，不发售；二百五十部为流通本，每部实价一元五角正。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，内山书店代售。”

这本书，是鲁迅委托内山书店在日本东京洪洋社印刷的。鲁迅 1934 年 5 月 23 日日记：“洪洋社寄来《引玉集》三百本，共工料运送泉三百四十元。”在当时，340 元不是一个小数目，鲁迅不惜工本，精益求精，可见其对苏联版画家的看重和扶植青年木刻工作者的良苦用心。

为了使这本书能有一个较好的销路，扩大影响，鲁迅亲书广告，为：“敝书屋搜集现代版画，已历数年，西欧重价名作，所得有限，而新俄单幅及插画木刻，则有一百余幅之多，皆用中国白纸换来，所费无几。且全系作者从原版手拓，与印入书中及锌版翻印者，有霄壤之别。今为答作者之盛情，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，特选出五十九幅，嘱制版名手，用玻璃板精印，神采奕奕，殆可乱真，并加序跋，装成一册，定价低廉，近乎赔本，盖近来中国出版界之创举也。但册数无多，且不再版，购宜从速，庶免空回。”这则广告，刊于 1934 年 6 月 1 日《文学》月刊第二卷第六号的“广告”栏。

《引玉集》是鲁迅晚年编辑的第三部版画集，前两部分别是《梅菲尔德士敏土之图》和《北平笈谱》。对于鲁迅的这种不遗余力的引进和介绍中外木刻，有些人并不理解。正如鲁迅所说：“但目前的中国，真是荆天棘地，所见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，在文艺上，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。而且，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，对于木刻的介绍，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。但历史的巨轮，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；我已经确切的相信：将来的光明，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，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。”



历史和现实证明，鲁迅所编辑的《引玉集》以及其他版画书籍，对于引进刚健质朴的文艺，对于挖掘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，对于新生的中国木刻运动，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尤其是在鱼龙混杂、良莠不齐的艺术圈子里，人们会时时感到眼花缭乱，头晕目眩，此时，看看鲁迅编选的《引玉集》中的作品，就会变得清醒许多，就会在标准的把握、尺度的衡量上客观一些，准确一些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也是我们重新出版《引玉集》的一个考虑。

2016年9月5日，南开园。

## 目 录

密德罗辛(D. I. Mitrokhin)三幅: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在码头上 ..... | 13 |
| 街 .....    | 15 |
| 集体渔场 ..... | 17 |

克拉甫兼珂(A. I. Kravchenko)一幅: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莫斯科的列宁图书馆(1925) ..... | 19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
毕斯凯来夫(N. I. Piskarev)九幅: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国立美术馆图书室藏书图记 .....            | 21 |
| 割草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3 |
| 绥拉菲摩维支作《铁流》之图一 .....          | 25 |
| 《铁流》之图二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27 |
| 《铁流》之图三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29 |
| 《铁流》之图四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31 |
| 《识字教本》的插画之一 .....             | 33 |
| 《识字教本》的插画之二 .....             | 35 |
| 毕斯凯来夫家的新住宅(1931年12月19日) ..... | 37 |

法复尔斯基(V. A. Favorsky)八幅: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九一七年十月(1928 年 1 月作) .....      | 39 |
| 果戈理作《伊凡·菲陀罗维支斯朋加和他的婢娘》的插画 ..... | 41 |
| 斯派斯基作《新年的夜晚》的封面(1932) .....     | 43 |
| 《新年的夜晚》的插画之一 .....              | 45 |
| 《新年的夜晚》的插画之二 .....              | 47 |
| 《新年的夜晚》的插画之三 .....              | 49 |
| 插画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51 |
| 梅里美(Prosper Mérimée)像 .....     | 53 |

保夫理诺夫(P. Y. Pavlinov)一幅: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国内战争的一幕(1920 年 12 月 17 日顿河第九师火器营渡<br>过冰冻的克尔兼斯基海湾) ..... | 55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
冈察罗夫(A. D. Goncharov)七幅: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彼得·亚历克舍夫的供词(右半) .....                | 57 |
| 彼得·亚历克舍夫的供词(左半) .....                | 59 |
| 叶遂宁作《蒲加采夫》的插画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61 |
| 葛尔森宗作《戈舍克的两个生活》的封面 .....             | 63 |
| 果戈理作《索洛金市集》的插画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65 |
| 慈洛宾作 <i>Salawat yulaev</i> 的插画 ..... | 67 |
| 达尔文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69 |

毕珂夫(M. Píkov)六幅: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孚尔玛诺夫作《叛变》的插画之一 ..... | 71 |
| 《叛变》的插画之二 .....       | 73 |
| 《叛变》的插画之三 .....       | 75 |
| 《叛变》的插画之四 .....       | 77 |
| 《叛变》的插画之五 .....       | 79 |
| 革命的各战线 .....          | 81 |

莫察罗夫(S. M. Mocharov)二幅: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白黎作《愉快书室》的插画之一 ..... | 83 |
| 《愉快书室》的插画之二 .....    | 85 |

希仁斯基(L. S. Khizhinsky)四幅: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阿察洛夫斯基作《五道河》的插画之一 ..... | 87 |
| 《五道河》的插画之二 .....        | 89 |
| 《五道河》的插画之三 .....        | 91 |
| 《五道河》的插画之四 .....        | 93 |

亚历克舍夫(N. V. Alekseev)十四幅: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高尔基作《母亲》的插画之一 ..... | 95 |
| 《母亲》的插画之二 .....     | 97 |
| 《母亲》的插画之三 .....     | 99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母亲》的插画之四 .....  | 101 |
| 《母亲》的插画之五 .....  | 103 |
| 《母亲》的插画之六 .....  | 105 |
| 《母亲》的插画之七 .....  | 107 |
| 《母亲》的插画之八 .....  | 109 |
| 《母亲》的插画之九 .....  | 111 |
| 《母亲》的插画之十 .....  | 113 |
| 《母亲》的插画之十一 ..... | 115 |
| 《母亲》的插画之十二 ..... | 117 |
| 《母亲》的插画之十三 ..... | 119 |
| 《母亲》的插画之十四 ..... | 121 |

波查日斯基(S. M. Pozharsky)四幅: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印度《鸚哥故事》中“Tota Kahani”的插画之一 ..... | 123 |
| 印度《鸚哥故事》中“Tota Kahani”的插画之二 ..... | 125 |
| 克里木,珂克杰比尔城,雅克木契克山 .....           | 127 |
| 克里木,珂克杰比尔城附近之黑海岸 .....            | 129 |

# 引玉集



## 代 序

苏联的版画艺术承受了很多的革命以前的遗产。革命前的二十五年之间，版画界的最伟大的老前辈，是渥思德罗乌摩华—列培台华(A. Ostroumova-Lebedeva)。她的作品在革命后并未发生变动，也没有什么新倾向。但她的创作里，集中了资产阶级艺术所能给与的一切宝贵的成分。她那严肃的，完全是回忆的唯美主义的，然而综合的乐生的风格，的确是革命前版画之中的最好一部分的代表。后来出名的库普列雅诺夫(Kupreyanov)是她的学生；而法复尔斯基对她也很称赞。

革命前的版画，——“艺术世界”的转变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就开始了。这一时期的版画里，契诃宁(S. Chekhonin)很起了一些作用。他在革命后就左倾了。但他的作风其实还带着许多颓废的，唯美的装饰主义的成分(例如卢那察尔斯基的《浮士德与城》的插画等)。“艺术世界”的回忆主义(retrospectism)和唯美主义在革命期间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社会基础。虽然到了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时，有一种“艺术世界”派复活的尝

试，然而，并没有得到什么积极的结果。只是作风上显然起了变动：旧时的学院主义衰落了，新起的作风是情欲的印象主义。明白的线条主义消逝了，只剩下写意的布景主义的风景画和人影画。这种布景主义的，极端风格化的风景画到处占着第一等的地位。倘是书籍的插画，那么，插画的精神间，和那书的实在内容大半是分离的，而仅有一点读者的主观的联想。有时简直没有表现性。这种作风的最明显的代表是密德罗辛(D. Mitrokhin)。

更其深刻的对于“艺术世界”派的革新，是克拉甫兼珂(A. Kravchenko)。从“艺术世界”派所遗传下来的，只剩得一点艺术形象的整个结构上的主观情绪主义和唯美的性质。但情绪性的发展达到了极尖锐的程度，而成了传奇的罗曼主义。克拉甫兼珂的早期的作品，虽然是回忆主义的，表现着主观的幻想和强烈的修饰，然而常常很有力的反映着革命初期的罗曼谛克。可惜的是，这种罗曼谛克不能极迅速的克服，在那作品里，新的现实主义至今还往往受着这种罗曼的幻想成分的牵累。他的最好的东西还是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，那时他自己的情绪的唯美主义表现到了极精妙的细腻的顶点(例如珂罗连珂的《盲乐人》的插画)。现在，他正在转向新的作风，而还没有成熟。

宇宙观方面的深刻的改变是必须的，否则，艺术方法的转变总不能十分发展到相当的程度。例如真正放弃“艺术世界”派的，法里列耶夫(Falileev)式风格的尼文斯基(I. Nivinsky)就不同了。他能将个别的各种